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正綱紀之常

禮記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

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

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詳見前編

臣按綱紀二字竝言始見于五子之歌再見于詩棫樸假樂之篇大約以網罟為喻綱謂網之大繩紀謂網中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之謂綱理其小

者是之謂紀譬則朝廷之行事舉其大者則小者自隨貴乎能振肅之而已不然則有廢而不舉之處一切頽墮而不可為矣是則紀綱之喻也然所謂綱紀者葢亦多端而在人倫者尤為重焉是故人君為治欲正天下之紀綱先正一家之紀綱家之紀綱倫理是也倫理既正則天下之事如挈綱然一綱既張而萬目之井然者各得其理矣臣於正朝廷下舉家之倫理以為紀綱之首者原其本

也

書五子之歌太康逸游失其國其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三曰惟彼陶唐帝堯也有此冀方堯所都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蔡沈曰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

臣按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理大中至正之極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啟以詒厥子孫者也太康以逸豫滅厥德則失其祖父所傳之道所傳

之道旣失則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為綱小之為紀者咸紊亂矣紀綱旣亂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其底於滅亡也宜哉先儒有言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具臣竊以為所以立道而維持其紀綱者脩德又其本也人君誠能脩德以立道立道以正天下之紀綱則可以保祖宗之基業詒子孫之遠謀矣

詩大雅棫樸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朱熹曰凡綱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都在他線索内牽着便動

臣按此詩乃周人詠歌文王能振作人才之意上文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儒謂綱紀即作人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文王以壽考之年鼓舞振動之於上使之奮發踴躍之於下於是四方之人彬彬濟濟咸在乎文王變化鼓舞之中

有如舉綱之綱衆目自隨之而振動是則所謂勉勉不已之我王有以為四方人才之綱紀也是以卑弱之氣變而盛大頽靡之埶起而植立賢才於是乎奮庸政事於是乎脩舉由是以觀可見人君爲治之道在立紀綱立紀綱在作人才人才作於國中則綱紀張於四外此人君爲治所以貴乎勉勉不已也

假樂之詩曰威儀抑抑密也德音秩秩有常也無怨無惡率

由羣匹類也謂盡用衆賢受福無疆成王在上受福無已四方之綱總持四方之大綱之綱謂大綱之紀謂小紀燕安也及朋友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百辟卿士內之百辟外之卿士媚于天子皆盡媚愛天子之心不解于位不敢懈怠于職位民之攸塈塈息也

朱熹曰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又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不解于位以為民所安息也

又曰四方之綱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葢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頼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葢欲綱常張而不弛也

黄穠曰上四句即所以為綱之道也是故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為一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强且富不足為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疆之福祝其子孫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其意不亦淵乎

臣按先儒謂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

泰之時也所以然者其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永終譽于天下而無厭無斁所持循者率皆匹類之所同然是以德備諸已而福集厥躬標準立于上法則示乎下而有以為四方之綱而東西南北之人莫不於是總攝維繫之而皆歸附趣向之不容渙散矣然不徒其大者有以為大事之綱而其小者亦有以為小事之紀張之理之無或緩弛無或渙散皆足以垂憲而作則焉綱紀既立自然德澤禮

節有以延及夫羣臣庶類凡夫心志同而意氣合者皆賴之以得其安矣旣賴之以得其安則所安者心孚而意昇感恩而思報咸知所以媚愛於上上下之情綢繆如一有如易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豈非地天交泰之時乎夫旣泰矣然又何憂之有哉憂乎怠荒而已此所以終於不解於位民之攸曁也葢不解于位則其綱常張而不弛非特百辟卿士賴以為安羣黎百姓亦得以休息而福之

在君身者且將永永有無疆之休矣由是觀之德之在身為威儀發於外為聲譽德乎德乎其立紀綱之根本而所謂不解者又其保紀綱之節度乎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

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埶于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宋儒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

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紀綱既正則天下之人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葢不待黜陟賞罰一一加于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

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頽之綱紀哉

又曰人君爲治之本在乎正心術以立紀綱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朱子此解紀字與詩集傳微不同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

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

又曰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

先王之大道而悅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
安于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
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
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
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
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埶成威立中外靡然向
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於此一二
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

益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焉

臣按自古儒臣論為治之綱紀莫切於唐韓愈宋朱熹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為切至焉伏望明主留神省察奮發剛斷一正宸心斥遠姦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如熹之所以望其君者臣尤不勝大願

以上正綱紀之常

正朝廷

定名分之等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頤曰天在上澤在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

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于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覩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書説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建諸侯之邦於外設都設天子之都于

內樹后王（天子）君公（諸侯）承以大夫師長

臣按名分之等乃天下自然之理高卑有不易之位上下有一定之分皆非人力私意之所為者也觀易之辯上下定民志法乎上天下澤自然之象書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由於明王奉順上天之道是則尊之臨卑下之奉上一惟法天地自然之數順天道自然之常而已彼負其强乃欲以卑而逆尊恃其貴乃欲以上而陵下皆逆天道

而不知上天下澤之理者也

禮記大傳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臣按所謂名者非止于位分之謂凡有所稱呼者皆名也所謂分者非止於等級之謂凡有所分別者皆分也是以不但朝廷之上位署之間有之則凡一家之内親屬之中皆有所謂名與分焉名分之在人家者尤嚴于男女之際婦人尊卑大小本

無定位隨其夫以為尊卑大小其名分顯著灼然知其為尊為卑爲昭爲穆以之定昏姻别内外而淫亂賊逆之禍不作矣此名所以為人治之大而不可不慎者也

論語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曰衛君衛國之君名輒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謝良佐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臣按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父子之名實紊矣故孔子為政必以正名為先焉然凡事皆有名非特父子為然也葢有實斯有名名者實之賓也名既不正則凡見于言論之際稱謂之間皆有所疑惑窒礙非徒不可行且不可言播告之脩必有所回護條教之布必有所妨礙彼或執詞以致詰我

將無辭以質對此言不順所以事不成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流弊至于民無所措其手足也然則正名之道奈何曰務其實而已矣必有此實然後予之以此名既有此名必當副以此實如此則稱謂之閒端然其正言論之際怡然其順矣名正言順尚何事之不可為何政之不可成哉

左傳桓公十年虢叔周卿士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詹父有自直之辭訴于王以王師伐虢

呂祖謙曰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虢叔譖其大夫詹父于桓王詹父有辭王為之伐虢而出虢公數傳而至于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襄王之意豈非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為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世俗之見也茍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耳有所謂理又有所

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理與分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臣之訐君者先有訐君之曲不必問其所訐之辭也當詹父元喧未訐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啟訐君之口則已陷于滔天之惡矣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後之爲治者非合分與理爲治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于古哉

臣按呂氏謂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得則俱得失則俱失君臣上下夫豈較是非爭曲直之

所在哉此非特名分所拘而理固當如是也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周惠王新即位虢公與晉獻公來朝）王饗醴（饗以醴酒）命之宥（以幣物宥之）皆賜玉五瑴（雙玉為瑴）馬三匹非禮也

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晉侯與虢公同賜是以禮假人也）

呂祖謙曰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周惠王誤視為己物輕以假人當虢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玉馬之數不為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多寡寡不可亂也人心

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啟其僭心晉文遽敢爾邪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

臣按呂氏謂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斯言也真誠謹始審幾之要居人上者在所當知

成公二年衛新築人仲叔于奚新築地名仲叔守其地救孫桓子名良夫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不受請曲縣曲縣軒縣也諸侯之樂繁纓諸侯馬飾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車服之器爵號之名不可以假人輕假借于人君之所司也此器與名乃人君之所司主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若以器名假借于人與人政也是以國家之政與人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臣按人君之所以為君所以礪天下之人而使之與我共國家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者爵號之名車服之器而已非有功者不可與非有德者不可與非有勞者不可與非有才者不可與為人君者謹司其出納之權不輕以假借于人焉必有功德才能者然後與之與之名與器即與之以政也使人聞吾爵號之名即知所敬服見吾車服之器即知所尊讓如是則吾之政令行矣苟有財者可以財

求有埶者可以埶得有親暱𠫤緣者皆可以倖而致之則名與器不足貴矣名與器不足貴得者不以為榮見者不知其為尊則人君失其所司之柄矣失其所司之柄則亡其為政之體亡其為政之體則失其爲君之道國家將何所恃以自立哉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

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于一人雖有絶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行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故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

之益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聖人之慮遠故能
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
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
也嗚呼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然
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
夫暴蔑其君親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
得列于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
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臣按司馬氏編歷代史而託始於周威烈王始命三晉爲諸侯故爲此名分之論而統其宗于禮其示後世人主以謹微之意至矣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

所以辯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己也茍或捨之則彼此埶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爲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于禮令唐茂之使士卒得

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

勢也

臣按名分生于上下之際名分一定則下之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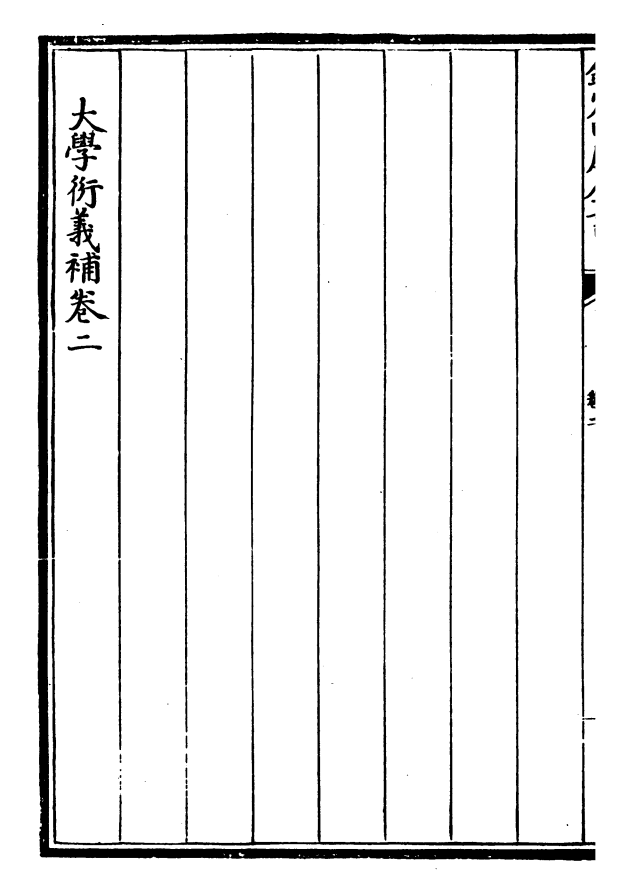
有順而無逆有令而無違上得以率于下下不得

以犯乎上一有犯焉則刑戮加之矣犯且不可況

敢䜿立之哉此人君爲治所以必謹于禮以正名

分而防其陵替之漸也

以上定名分之等



大學衍義補卷二

大學衍義補卷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公賞罰之施

臯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等之服章顯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刑五等之人）政事懋哉懋哉（勉也）

蔡沈曰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盖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

臣按先儒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衷者為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制五等之服以彰其德戾是衷者為罪是失天之所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爵

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而不可怠也由是以觀則知人君之爵賞刑罰皆承天以從事非我有之得私也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以己心之喜怒私意之好惡輙加賞罰於人則失天命天討之旨矣

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視也）下民有嚴（威也）不僭（僭賞之差也）不濫（刑之過也）不敢怠遑（暇也）命于下國封（大也）建厥福

朱熹曰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

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言商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為視聽其威嚴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由是觀之則人君之刑賞非一己之刑賞乃上天

之刑賞非上天之刑賞乃民心之刑賞也是故賞一人也必衆心之所同喜刑一人也必衆心之所同怒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如或不然拂民心而逆天意如紂之任惡來飛廉殺王子比干則天命去之矣尚何福之有哉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則法也治都王子弟食邑鄙公卿食邑其七曰刑賞刑以懲惡賞以勸善以馭其威明其刑賞以示勸懲

劉彝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

以八柄所秉節以起事者詔也告王馭凡言馭者驅而納之於善羣臣一曰爵謂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以馭其貴有爵則貴二曰禄禄仕者之俸以馭其富三曰予予之以財以馭其幸出於恩賜四曰置置之於位以馭其行謂有賢行五曰生生猶養也以馭其福福及子孫六曰奪臣有罪而奪之以馭其貧奪其所有七曰廢放之於遠以馭其罪八曰誅謂以言責讓之以馭其過謂有過失

林椅曰必言詔王者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也葢八柄之重所以定羣臣之邪正一予奪之間又將以

服天下之心而定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也此非人君曉然自有見於中則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又曰爵禄者厲世磨鈍之具也古人制爵必以德制禄必以功所以抑夫人僥求倖得之心而作其進德興功之志固不容以濫受也今八柄爵禄之外又有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啟人之幸心耶大抵有所謂當然之報有所謂特厚之恩當然之報人以為宜得而或視以為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故

於人之有超異者施之以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之使之奔走於事功也此則八柄予以馭幸之深意

歲終則令百官府徧敕百官之府各正其治各使之自正其治受其會受其一歲功德之事聽其政事聽其所致以告之政事而詔王廢置告於王而廢之置之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臣按人君為治之大柄曰慶賞刑罰而已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既有曰刑賞以馭其威矣而又有八柄詔王以馭羣臣內史所掌之法以詔治者

亦同焉所謂爵賞予置生五者賞之類也奪誅廢

三者罰之類也是八者之柄皆掌之天官天官者

象天所立也天有春生秋殺然後以成天之道君

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道人君持其柄於上

以馭乎下大臣計其治於下以輔乎上則綱紀立

而主威不至於下移誅賞行而人心不敢以懈怠

人君國馭衆之大權誠莫有先於此者矣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臣按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共樂也故於朝朝者君子之所會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衆之所共惡也故於市市者衆人之所聚也以此見人君之刑賞非一人喜怒之私乃衆人好惡之公焉後世人主往往賜人爵位乃自内降而出不欲其公庭顯謝人臣有罪或至加以鴆毒惟恐外聞此皆非天命天討之至公也

蔡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

濫賞僭則懼及滛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滛無善人則國從之

臣按刑賞貴乎得中固不可以僭濫也所謂寧僭無濫與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同

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臣按此言人君賞罰當合天下之公論不可徇一己之私心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朱熹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葢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恱者亦有特立

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然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臣按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賞罰固不可不參之於衆既參於衆尤不可不察之於獨也參之於衆也詳而察之於獨也審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矣而或不然聽一人之言遽以為賢否而用舍之甚

而加刑賞焉不復參詳致察此朱熹所謂名曰獨
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也歟
通鑑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
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
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
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
闢人民貧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
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

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臣按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譽者其於即墨大夫也非惟封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毀者若威王者可謂能操賞罰之權而不為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溺於左右之偏私輕信其言不復致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者多矣幸而覺悟又或置而不復詰問世之小人所以往往

得志而賢人君子恒有擯棄沈鬱之患者此也其
視威王不亦可愧也哉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購求布急滕公
言於上以為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
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來
謁帝以狥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
遂斬之曰使後人臣無傚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亾納叛亦已多矣而丁

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内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儌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臣按高帝之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是皆有公天下之意百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宣帝厲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爲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為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云者矣然是詔也乃為膠東相王成勞来不倦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内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賞者乃僞增戸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

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精為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唐太宗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德彞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讐裴寂貸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録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竭心盡力

以修職業哉然以讒言而誅李君羡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絶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葢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

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

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

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

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

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

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臣按朱熹此言推本之論

以上論公賞罰之施

正朝廷

謹號令之頒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遇也）后（人君也）以施命誥四方

程頤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臣按昔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

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觀之人君命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

程頤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

臣按巽之卦象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

鼓動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浹於骨髓亦如風之
動物也人君體巽之象順人心以行事重復而丁
寧之必須上下皆以為順而不拂逆人心然後行
之則德之入人也深而澤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頤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
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
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

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臣按先儒謂巽爲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由是觀之人君詔令之出不可不詳審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既頒之後審之於

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踐之於後既言之矣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輕為條欵故既行之後往往杌楻齟齬有所牽制妨礙而不可行焉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有所頒布人率以虛言視之國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

程頤曰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唯在浹

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朱熹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則可以濟渙而無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又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

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

臣按人君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非有大號令不可也故當渙之時必有號令之頒如身之出汗無處而不浹洽然後可以免咎也觀唐德宗奉天宋高宗中興二詔可驗矣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呂祖謙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即淮

夷之一種屢叛驅煽者廣今雖平殄譬諸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叙天命之功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羣疑深絶亂根葢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臣按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葢本諸此國家不幸而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者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意嚮之

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隨其罪而加以刑葢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羣疑釋而人心服亂根永絶而國是明著矣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

不敬信懷服矣

臣按令之大者固出於君而百司庶府下其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故成王既訓迪百官而又合其尊卑大小而同訓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於下由内而行之於外必假命令以達之於其未出之前必須謹審詳度知其必可行而無弊然後出之既出之後必欲其通行而無礙不至於壅塞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滅私情

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而公徹則將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咸敬信而懷服也哉

詩大雅抑之篇曰訏大也謨謀也定命也號令遠猶圖也辰時也告

朱熹曰訏謨大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臣按人君欲示訓於四方也必廣大其謀謨不為一身而必為天下無終窮之慮審定其號令不敢

輕易而必為一定不可易之制於是乎長慮却顧深思遠圖稽其所終所蔽益之損之與時宜之必可為久遠之規然後以時而播告之焉如此則夫號令之頒圖惟之事永永無弊施之於一時者可以為法於百世矣後世世主淺謀輕舉容易發為號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縱有可行亦惟可用於一時不可詒之於久遠於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是以號令之頒民視之以為泛常一旦遇

夫倉猝之變有所補偏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以
而往往至於不可救藥吁可不謹哉
春秋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
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
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臣按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
固不可違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
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則不足以繼

天而君非君矣臣侵君命則不知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繼天以出治恒必兢兢業業敬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制欲則臣下知所凜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繼天道而主天下者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臣按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

及其出而益遠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所以然者

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爲萬方之主一言一話在

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施之於外天下之人仰之

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遠而見之

愈大焉然則人君號令之頒其可以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

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

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恵然後為此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於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復徵而徵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

成所以有歉於文帝歟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劄下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嘗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臣按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雖於深宫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逺莫不應之况以德音之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勤約之風行於天下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渙汗之信則雖惷愚之夫驕悍之卒亦無不感動者而况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姦詐盡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臣按太宗此言則凡號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曲審定以爲久遠之規焉

宋劉安世言于其君哲宗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

二歳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來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葢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説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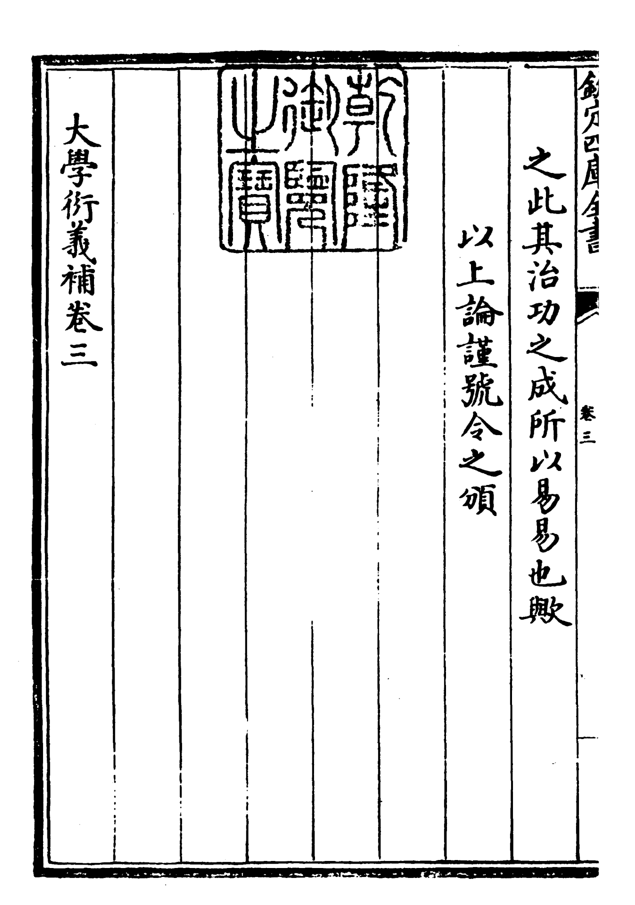
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
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臣按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志於天下國家
者其於命令之頒要當以為鑑戒

范成大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羣下
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君之
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爲國者在焉故
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爲尤詳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

化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臣按范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曲禮之言爲臣而發范氏之言爲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謹己命之發命之發也不輕禮之敬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發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妄舉舉而人必從



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歟

以上論謹號令之頒

大學衍義補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舉人臣張曾秀

大學衍義補卷四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廣陳言之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蔡沈曰昌言盛德之言

陳櫟曰舜禹好善之心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臯陶之昌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

臣按帝舜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善言此可見聖人之心未嘗自聖世雖已治而猶有顧治之心言雖畢陳而恒有渇聞之念此帝世所以君無失德事無過舉而民無失所者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蔡沈曰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為是而背毁以為非

呂祖謙曰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欺君而為面是背非者聖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之切如此

臣按帝舜之德有虞之治萬世不可加焉者也舜之所行豈有背於道者哉而猶求臣下之弼正尤恐其面前或相從順而既退之後又復有言也後

世人主無帝舜萬分之一已有過失惟恐臣下之有言一有面折廷諍者斥責輙加之寧受人之面諛而不恤人之背言此其過惡所以益彰而治效所以不古若歟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朱熹曰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

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葢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爲善

朱熹曰禹拜昌言益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臣按聖人之所以聖者以其生稟聰明能知人之所不能知備有衆善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也帝舜不恃其知而好問察於衆人舍己之善而樂取善於衆人是葢能以天下之知為知衆人之善為

善者也惟其知衆人之知是故其知愈大有衆人之善是故其善愈備知大而善備此聖人所以益聖而舜所以爲百王之盛帝也歟

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遒人宣令之官以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於時警衆之器徇于路官以職言師以道言相規規正人君之得失工工百工也執藝事技藝之事以諫其或不恭不能規諫是謂不恭邦有常刑

臣按三代盛時人君爲治惟恐一行之不或謹一事之不或舉一臣之或非其人緦緦焉以求誨於

其下非徒朝廷之上輔弼之臣朝夕納誨隨時規諫而已也又於每歲孟春之月使宣令之官振木鐸以徇于道路之間使夫官之有職任者師之有道德者咸相規正胥教誨於其君焉不特此也於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執其技藝之事以諫諍於其君如伶州鳩諫周景王之鑄財罷民匠師慶諫魯莊公之丹楹刻桷是已葢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忽也

說命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我也）德

蔡沈曰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

呂祖謙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

作霖雨三日雨為霖

蔡沈曰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王安石曰作礪使成已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

啟開也乃心沃灌溉也朕心

蔡沈曰啟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

若藥弗瞑眩飲藥而毒謂之瞑眩厥疾弗瘳愈也若跣弗視地厥足

用傷

蔡沈曰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王炎曰己之有失非説之苦口不能藥己之不明非説之開導不能行

臣按高宗爰立傅説作相置諸其左右未遑他事首命之以朝夕納誨以輔己德可謂知所本矣置之於左右是欲説無處而不在也誨之於朝夕是

欲説無時而不言也望之切至喻之以金之礪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以見己之必資於相臣之納誨其切有如此者然猶以物為比也至若譬之以苦口之藥跣足之行則又以身之所病足之所傷者爲喻其望於説者益切矣然猶以形言也至其所謂啓心沃心之言是欲君臣之間心心相契有如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潤其漸涵浸漬而入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高宗求誨于相臣其切

如此此其所以嘉靖殷邦而為三代之令王也歟

説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誰也)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蔡沈曰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于己不必責進言于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臣按此乃傅説答高宗納誨之命言之也先儒有言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人臣進言之機也高宗

欲資之於人故以納誨責其臣傅說使反求諸己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行也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蔡沈曰古人于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葢有味其言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于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

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罪也

蔡沈曰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于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于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

臣按高宗望傳說以有言而說勸高宗以力行說之意以為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能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嗚呼若高宗者可謂切于求諫而傳說者可謂忠于事君者矣故備載

其君臣相與之辭以示萬世之法

詩小雅雨無正其第三章曰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法言也往也

蘇軾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

輔廣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效隨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將何所底止哉

其四章曰戎（兵也）成不退飢成不遂（進也）曾我暬御（近侍也）憯憯（憂貌）日瘁（病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告也）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朱熹曰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憯憯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于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

而君臣之義豈可若是恝無憂乎貌

朱善曰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謂隱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其五章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病也哿矣可也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朱熹曰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

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于安樂之地葢亂世昏主惡忠言而好諛佞類如此

臣按此詩先儒謂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若今之近侍在君左右而不得盡言親見當時之為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爲之君者非徒不責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為病言纔出諸口罪已加其身彼夫緘默以保禄位者當言者不能直言不

當言者乃巧為之辭說以取容自處其身于安佚之地其自為計則得矣如吾君何此詩所以作也人君居清燕之時試因詩言以察時事反而求諸朝廷之間臣僚之内其肯盡言為國者誰歟詩所謂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無乃今日臣僚中亦有類此者歟所謂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態否歟吾之臣子無乃亦有出言以為病而受

禍患者歟其間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處其身於休逸之地者歟凡其終日亹亹于吾殿陛之前得于聞聽者安知其所以應對承順者非詩人所謂巧言如流者歟有一於此則必反其所為使凡内而暬御外而公卿與夫百官庶姓皆得以盡言言者有賞而得以處休不言者有罪而維躬是瘁毋使一旦馴致夫衰亂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則朝廷無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禍矣

大雅板之篇曰先民古之賢人也有言詢于芻蕘采薪者

臣按古人所以詢問及于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淺近而忽之也吁以采薪之夫而其言猶在所不棄况公卿百執事乎

桑柔第十章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朱熹曰聖人炳于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葢如此我

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臣按禍亂之至必有幾先茍有智勇者皆能知之於未形之先人君容受直言彼有見者皆得以言之于上使其知所以預備而早防之則禍亂不作矣爲人上者其尚毋使一世之人畏忌而不敢言哉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吁不仁而可與言尚免亡敗之禍況未至于不仁者哉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信有君而為之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補其愆過）察（察其得失）其政史爲書（謂太史君舉則書）瞽爲詩工（樂人）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道

人狗路之事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也

臣按師曠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終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由是言觀之可見人之生也雖有貴賤皆禀天地之性然人人不能皆循其所固有而或至于失之是以上天于衆人之中立其一人以爲萬民之牧使不失其性焉非固假

是崇高富貴之位以畀之使其恣肆于民上以快其所欲也若是則是棄天地之性矣天意豈若是哉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兢兢業業惟民失其性是懼孜孜汲汲以求善言隨時隨處而資規誨箴諫之益惟恐棄天地生人之性負天命立君之意悖上天愛民之心

國語周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察也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視而已王

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防也）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詩以諷之）瞽（無目者）獻典（樂典也）史（掌書者）獻書師（小師也）箴（箴刺缺失）瞍（無眸子曰瞍）賦（賦公卿列士所獻之詩）矇（有眸子而無見者）誦（經歌諷誦箴諫之語）百工諫（百工各執其技事以諫）庶人傳語（庶人卑不能直達傳其語以達王也）近臣盡規（近侍之臣盡其規正）親戚補察（父兄宗屬補察其過）瞽（樂師也）史（太史也）教誨耆艾修之（耆艾老者師傅之屬）而後王斟酌焉是

以事行而不悖

臣按召公之所以為厲王告者是即三代盛王所以求言納諌之實迹也三代之王未必人人皆賢聖也而其所以為治後世輙推之以為不可及者誠以當是之時人人得言左右前後無非敢言之人詞章曲藝無非規正之具善則勸之以必行否則沮之而必止幾方萌而已遏過不著而外聞是以政無悖事國無謗言而天下享和平之治有以

也夫

漢文帝二年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廼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

不逮

臣按此後世人主以災異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夫地震山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言遂爲故事此亦人君克謹天戒之一端天下國家之事每因災害皆許人指言得失則人君時時得以聞過失與其知見之所不及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天下國家其有不治也哉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

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臣按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盛德焉後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嘗一經目者况敢犯其行輩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輒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稱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謂百世帝王之師矣

帝又嘗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胡寅曰訞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揺民惑衆有姦宄賊亂之意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訞言夫忠臣爲上盡忠深計其言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于近在目前者自

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其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訞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淪于危亡而不悟夫既以忠諫深計為誹謗訞言則指鹿為馬指野鳥為鸞蝗生則曰不食嘉穀歲飢則曰路無餓殍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説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為訞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臣按秦法有誹謗訞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吁
文帝既除之矣後世人臣上言而乃猶坐以誹謗
訞言之罪何哉是襲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内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
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
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竝建豪英以爲
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今朕獲執天

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
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
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
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
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
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
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

之于篇朕親覽焉

臣按此後世人主發策策士求言之始自文帝下此詔後後世臨軒策士葢本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應故事而已求其真能明國家之大體通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疏君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如此詔者葢鮮矣萬一有之能聽納其言而見之于施行者尤爲鮮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

于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斯言也可以為後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此因策士求言

唐高祖時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謟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差盡忠

欵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臣按高祖創業之君故知前代所以致亾之道所謂上下相蒙主驕矜而臣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此數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讀之使人凜然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念哉

太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

忌等咸曰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曰陛下化髙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有不稱旨者或靣加窮詰無不慙退非奬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

臣按人之常情少有過失恒懼人言稍涉疑似輒加怪責况萬乘之君乎太宗發問欲知已過責臣下言其愆失可以為百世帝王之法矣厥後繼體之君高宗亦謂其臣曰往日侍奉滕下見五品以

上論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憲宗亦謂其臣曰朕讀貞觀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羣臣進諫者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十論不得一二而已吁二帝之言若此豈非太宗詒謀之善故其子若孫得于觀感而興起效法也哉

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按三代以下好諫之君以唐太宗爲稱首陸贄嘗舉以告其君曰太宗以虚受爲治本以直言爲

國華有面折廷諍者必為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没齊堯舜之名此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兾開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如虞世基等

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亦誅公輩宜用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臣按賈山告漢文帝有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

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今觀太宗每於臣下奏事而假以辭色使之得以盡言而無懼葢有合于賈山之説其視後世人主恐臣下盡言厲色嚴威以臨之者葢霄壤矣中舉末世君臣為戒欲其臣下遇有得失毋惜盡言其言傚切可為世戒

陸贄言于其君德宗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為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顔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説哉是

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歳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

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徳彌光惟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諍為揚惡怨讟溢于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徳達於上天而心不求悟追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徳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迹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士無賢愚咸宜録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

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為智以衆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芻蕘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又曰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

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臣每讀史書見亂多治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

不顧違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辨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

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罪而情理之説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宫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

臣按後世人臣之善諫其君者無如贄贄之此疏論人君聽言納諫之道無餘藴矣臣謹詳載於篇

伏覩其篇末又曰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于措置施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又曰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

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訐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斯言也誠萬世人君聽言納諫之龜鑑臣不復他有所言

請即是以為九重獻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閣上章不俟次對

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宁以
聽其言
臣按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許令百官以
次轉對遂為一代之法終宋之世君得以親其臣
臣得以近其君言論之間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
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之情而凡
臣下才器之高下學識之淺深心術之邪正亦終
於是得以見焉

哲宗初即位首召司馬光至告其君曰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近年士大夫以偷安苟容為智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

則天下之埶可不爲之寒心乎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在京則于鼓院投下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陛下于聽政之暇略賜省察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採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

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馬光於洛問光所當先者光首上此疏且以謂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以為光之此疏非獨當時人君所當知實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藴必假言以發之帝王莫如堯堯以

言爲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孔子以言為知人之本是則言之爲言其所關係之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爲己助因人之言以爲己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甲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悦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為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青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

訪或為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脩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

休戚皆因言以達之于上有以爲思患豫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于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禄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

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於持禄小臣不至於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聖明留意以上廣陳言之路

大學衍義補卷四